

盗火者文丛

SCHOLARS

AND

SCHOLARSHIP

名士
风流

二十世纪

中国两代西学名家群像

(增订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柳鸣九

著

盗火者文丛

柳鸣九

SCHOLARS
— AND —
SCHOLARSHIP

名士
风流

二十世纪
西学名家群像

(增订本)



柳鸣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士风流：二十世纪中国两代西学名家群像 / 柳鸣九著. — 增订本.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4

ISBN 978-7-5117-3202-6

I. ①名…

II. ①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682 号

名士风流：二十世纪中国两代西学名家群像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程彤 曲建文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真：(010) 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350千字

印张：17.75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68.00元

网址：www.cctphome.com 邮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初版前言

这本书是《“翰林院”内外》与《这株大树有浓荫——“翰林院”内外二集》的合集。

“翰林院”何所指，我曾经做出如下的说明：原来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与后来由它独立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我国天字第一号的意识形态机构，一直由中央直接领导，故借一古老的名号，简称为“翰林院”。

这里一直是我几十年以来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我观察着、感受着、见证着的所在，也是我自己发展着、变化着的所在，将近古稀之年后，我陆续把对过去周围长一辈的老师与同一辈的友人的认识、理解、感悟与怀念陆陆续续地记述了下来，就成为上述两个文集的主体部分，当然，“延伸”多少也有一点，不外是扩充到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几位师长与同学。

如大家所看到的，我所记叙的这些对象基本上都是人文文化领域中的名士大儒，我深知，记述他们为文，不仅是个人感情的怀念，也不仅是机械的简单记录，更不是讲套话式的应景，而应该是“一樁精神文化的使命”，正如我在《这株大树有浓

荫——“翰林院”内外二集》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我应该作为他们的后辈或同辈，借助自己有就近直接观察与见证的条件，对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特定时代社会条件下的存在状况、文化作为、精神心态、言行方式有真切的观感、认真的思考，这需要有识人之智慧与表述之才情，虽然我智商水平、才商水平均甚有限，但尚有诚意朝言之有物的方向努力。如果我这些论述为中国一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部分代表人物、特别是西学名士，留下了若干真实的身影，多少反映了一点时代社会的面貌，我就感到很知足了。

此次的二书合并，内容上稍稍略有增补，标题我则仍力主沿用《“翰林院”内外》的书名，但出版社出于文化市场机制的多重实际考虑，建议改为《名士风流》这一标题。在目前文化领域市场机制至上的情势中，我无法坚持己见，我想，如果名士的“风流”不仅意味着他们才能的焕发与情智的闪亮，而且也蕴含着他们面对坎坷、困顿与尴尬时的状态与方式这一层含义，那么，《名士风流》这样一个书名也还是可取的。

柳鸣九

2010年10月

增订版前言

在我集束成本的散文随笔中，可分两种，一种是专题性的，即每个集子都集中在某一个专题上，如《巴黎对话录》（后改名为《巴黎名士印象记》），全书集中写的是巴黎 20 世纪文坛的名家大师；《巴黎散记》集中写巴黎的历史文物与名胜古迹；《父亲 儿子 孙女》写的全都是我的直系亲属；《“翰林院”内外》一、二集，集中写“翰林院”的名家大师；《且说这根芦苇》集中叙述我个人的学术历程；《回顾自省录》则集中剖析自我的方方面面。另一类集子则是选本性的，计有《山上山下》《子在川上》《后甲子余墨》。

目前这本《名士风流》，也可以说是专题性的，因为，它基本上是《“翰林院”内外》一集和二集的合并，关于此书的来龙去脉，且让我稍做追述。

《“翰林院”内外》一书，基本上是在 2005 年前后动笔写作的，最初只写了六个我国从事西方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冯至、李健吾、朱光潜、卞之琳、钱钟书、杨绛。作为他们的学生与部下，写他们时我不可能不给我自己附带几笔。另外，还有一

两篇是写我自己的。前六位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学部委员，而我自己也于2006年获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称号，因此，最初成集的时候，曾有意取名为《西学六“翰林”》或《西学“翰林”六个半》。前六位是“翰林”不在话下，我则忝为“半个”。成书的过程中，又补充了我在北大的几位老师。最后，就正式取名为《“翰林院”内外》，该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颇引起文化学术界的关注，在这基础上，我又增写了若干篇，又集为《“翰林院”内外》二集《这株大树有浓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已经是2008年的事了。

一、二两集均颇有社会影响，还算是一种“小有名气”的书，故于2011年，应金城出版社之约，将两集合并为《名士风流》。

事情又过了五六年，《名士风流》得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青睐，又得以再版，这便是眼前此增订版的来龙去脉。

这个增订版较原版多了后写的新作八篇，当然，仍然按《“翰林院”内外》的路子，写的也都是名流才俊，而且他们的专业都是与西方文化研究有关的，因此，此一版《名士风流》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国西学名家画像的专题集，是对我国当代这一个领域中的才智之士生存状态、学术作为、精神风度、人格风致的历史记录，其奢望就在于：留存历史，哪怕只是碎片与点滴。

与本版补充内容相应，图片有所调整。

柳鸣九

2016年10月

目 录

辑一

- 3 “兄弟我……”
北大校庆纪念日怀念马寅初校长
- 8 梁宗岱的药酒
- 16 两点之间的伽利略
回忆与思考朱光潜
- 45 永远的老师
怀念郭麟阁教授
- 54 有师恩在也
纪念吴达元教授
- 61 译界先贤陈占元
- 76 杨周翰的矜持
纪念杨周翰先生
- 85 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 99 在“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上的致词

- 107 徐继曾与柏格森
- 114 我所知道的严怪愚
一位难忘的中学老师

辑二

- 129 仁者李健吾在“翰林院”
- 171 记忆中的冯至先生
- 191 这位恩师是圣徒
写于冯至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 197 蓝调卞之琳
- 239 这株大树有浓荫
回忆与思考何其芳
- 290 辞别伯乐而未归
纪念与思考蔡仪
- 336 君子之泽，润物无声
心目中的“钱、杨”
- 404 当代的一座人文的青铜塑像
纪念钱钟书诞辰一百周年

辑三

- 413 悼忆叶秀山
- 432 西出阳关一故人
记樊修章

- 441 一位英年早逝的绅士学者
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吕同六
- 454 关中汉子何西来
- 463 书生五十年祭
- 473 在一次涮羊肉聚会上想说的话
向两个八十岁老同学致贺
- 481 杨武能的道路与贡献

辑四

- 491 围绕“博士”的若干回忆
闻成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后感
- 514 我劳作故我在
自我存在生态评估
- 528 送 行
- 537 《送行》的附记
未实现的第二次送行
- 540 在《柳鸣九文集》（十五卷）北京首发式及
座谈会上的答辞
- 543 一次不平常的合作
小淑女作画记

辑一

“兄弟我……”

北大校庆纪念日怀念马寅初校长

随着今年“五四”的临近，各界庆祝“北大一百周年”的气氛愈来愈浓，关于北大往事的书出了不止一本，有的刊物上开辟了“北大人专访”的栏目，老同学、老朋友之间通电话，少不了要互告母校将举行盛大规模的纪念会，凡北大毕业的，都收到了邀请函，等等。

我虽然未忘母校教养之恩，但并没有多大的“恋母情结”，在这一片热闹的气氛中，我仍然按照已有的惯性，忙于自己“该干的活”，一时还没有酝酿出缅怀情绪，险些把邀请信的事也给忘掉了。

前几天，从外地参加了一个会议回到北京，夜晚打开电视，偶然碰上一个比较“冷清”的频道正在放一个电视连续剧，初入我耳的一句台词：“马老，马老……”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使我没有立即把它关掉，电视剧演的是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先生的事。于是，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晚的两集，然后，第二天又看

完了最后两集，前四集放映时，我因为在外地，则没有看上。

说实话，我平时对传记电视连续剧没有兴趣，这一部电视剧又拍得有些简陋，但我破例地把它看了下来，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它讲的是马老，我所看到的四集，正是讲他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后他的晚年生活。这部电视剧不仅吸引住了我，还使我颇有些激动，产生了对马老、对母校深深的怀念之情，以至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想写几行文字。

其实，我与马老连一面之缘也没有，在北大当学生时，只是有那么几次远远地看见他在主席台上。记得在开学典礼上，我们学生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清楚这位中外闻名的经济学家、北大的第一号学术权威。要知道，青年学子的第一崇拜，从来都是学术权威崇拜。翘首遥望，但见他秃头发亮，矮矮墩墩的，非常结实，如果今天要做个比喻的话，可以说有点像枚炮弹，和我想象中儒雅而又洋派的学者形象大不一样。他一上来声如洪钟：“今天，兄弟我向诸位表示欢迎……”那天他讲得很短，但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别的校领导的长篇报告讲了什么更记不清了，但马老那特别的自称——“兄弟我”从此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乍听，我就一愣，我辈刚在中学里饱受熏陶，满脑子里都是“毛选语言”“解放腔”，难免觉得这个自称是典型的“旧时代语言”，与开学典礼上浓浓的政治气氛颇不一致，甚至有那么一点“江湖气”。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脑袋的开窍，我倒愈来愈体味出“兄弟我”这个别具一格的自称，

特别令人有清新之感，它不在乎语言时尚，不在乎环境场合，不在乎礼仪规范，它平易近人，给人以亲切感、亲和感，虽然只是这么一个自称，倒充分表现出了马老那种我行我素，不流俗附和的风度。



马寅初

在北大期间，我们学生没有多少机会见到马老，校园里

碰不到他，只知道他住在燕南园校领导住宅区，全校性的大会也很少见校长出来讲话，每次大会，党委书记长篇的报告时间还不够用呢！只有一两次有他出席讲话，他没讲半句政治大道理，也不谈学术问题，而是大谈他如何坚持爬山，风雨无阻，如何坚持冷水淋浴，冬天也不间断，语言仍然是典型马式的：“今天，兄弟我向诸位介绍点健身经验……”另有一次，是陈毅元帅来向全校师生做外交报告，大会是由马老主持的，他只讲了两三句开场白，特别简单痛快。

回想起来，那时的马老之于我们学生，就像是云端里的神，如果来到你面前，一定是很慈祥、很随和的，但他没有多少机会走下云端来，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党委书记、教务长出面，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他是“不管事的”，只是“名誉性的”。虽然我们很少听到他的讲话，他每次讲话又都很短，但在每次讲话中“兄弟我”“诸位”两词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

的，我愈到后来，愈觉得它们出自马老之口，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力量，形成了一种启迪，如果我这一辈子也曾有过一次两次“我行我素”的话，我得感谢“兄弟我”对我最早的潜移默化。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红门前走过时，总不免产生一缕思念：那矮墩结实的老人正在家里干什么？

前几天，从电视剧里我总算了解到，《新人口论》遭到泰山压顶式的批判后，他仍坚持自己的立论，拒不认错，即使有多年老友、政界名流、党政要人纷纷以“大局为重”“权宜之计”等等的理由，劝他交一纸检讨了事……

在狂热迷乱的年代里，从北大燕南园里产生的《新人口论》

“兄弟我……”

提出了中国人口过剩危机的问题，大声疾呼要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史、经济史上的一道巨大的灵光，是北大近半个世纪历史上的光荣与骄傲。它关系到全中国的国民生计，如果当时虚心听取它的声音，今天中国人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中华民族的包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深重，它作为科学真理，像神谕一样不可抗拒，对它的轻侮与践踏已经招致了严厉的惩罚。它象征着北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力量所在、作用所在，对它的“批判”，是横加给北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屈辱。

我感到可惜的是，《马寅初》这样一部电视剧，被放在《午夜剧场》里，几乎是无声无息就被放映了，也许安排节目的官员是以这部电视剧制作得比较简陋为由的，但是，在电视传纪录片成堆的今天，为什么这部电视剧偏偏是“少投入”“小制作”呢？它讲的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呀！可是它仅仅是浙江一个县张罗出来的，最后由一家省电视台出面。

在北大校庆之际，这是我感到的一个遗憾。

这篇感言收笔之时，从报上看到一则某出版社“推出北大校庆图书”的消息，消息列举一大堆书目，其中唯独没有一本有关马老的书。我不禁感到又一个遗憾！

1998 年 6 月